

玉鉤斜

下



60

司马翎作品集



玉鉤針

司馬翎作品集



中國大陸獨家版權所有

武俠系列【台灣】

ISBN 7-5339-1183-0



9 787533 911836 >

ISBN 7-5339-1183-0

I·1081 定價:47.90元【上、中、下】

12

司马翎作品集



玉鉤斜

下

「台湾」司马翎 著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

56 黑旗令主

走出七八步，忽然劲风飒然，从耳边掠过，接着眼前一花，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支黑旗，看来跟刚才那支一模一样。

公孙元波回头一望，只见刚才那支黑旗已经不见踪影。

他虽是抱着认命的态度，可是目下一看，这个“人”竟能在数步之内，无声无息地取回那支黑旗，二度出手，而这来去之际竟然毫无朕兆声响，使他仍然不禁大吃一惊。

只见那支黑旗斜插地上，在斜阳下，有一道影子横拖地上，好像划了一条界线似的。

公孙元波的脚步缓缓跨过黑旗，忽然心中一动，缩回了这只脚。

公孙元波自家也不知道为何不一径跨过去，只直觉地感到不对，转过身子，慢慢行去。

他隐约感到一定还会有奇怪的现象发生，所以特地走得慢些。

果然走了七八步，“夺”的一声，前面的地上出现一支黑旗，斜插地面，拖下一条影子。

公孙元波伸出去脚一缩，及时煞住，没有跨过那道旗影。

他索性停步不动，也不左张右望，等等看还有没有奇怪事情发生。

大路上寂静了好久工夫，公孙元波笔直站在那儿，连鼻子也没有动一下，看起来好像被点了穴道似的，但自然没这回事，仅仅是他不动而已。

他又站了一回，心中暗暗嗤笑，忖道：“那人如果不露面出手

的话，包管他要弄得不大耐烦自感没趣为止。”念头转念之时，忽然一阵阵异香弥漫四周。

公孙元波只吸了一点，便连忙闭住呼吸，心想：“这一阵香气必有古怪，我且闭住呼吸，能熬多久就多久……”

当然他也不会奢望这种消极抵抗就可以引出什么功效；只不过是尽他所能，对付这个“人”一下而已。

突然他感到有异，连忙放弃了不动弹之念，转头望去。

原来他听到身后传来怪异的低微响声，好像有人走路，又好像不是。

他目光到处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原来在路面上，不知何时出现了无数蝎子，大的小的，黑的黄的，成群结队缓缓爬行而来，发出了“沙沙”的声音。

公孙元波迅即向路边两侧查看，又吃了一惊，原来在大路两边出现了蠕蠕蛇影，还有一些不知其名形状奇怪的虫类，其中有些是五彩的毛虫，颜色虽然漂亮，看起来却令人感到害怕。

现在他后退无路，连路边两侧的田野也不能落脚。

他恍然大悟，忖道：“原来这个‘人’想法子逼我跨越过这支黑旗，看来想不跨越过去，也是有所不能了。”

他这个人一下了决心，就立刻付诸行动。只见他弯腰伸手一下子拔起了那支黑旗，然后放步奔去。

他奔出数丈，便被一阵“轰轰洪洪”的震耳笑声所阻，停下了脚步查看。

他目光到处，竟然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影，不但没有人影，连刚才所见的上千上万只的蝎子，以及毒蛇毛虫等物，都生像是泡沫轻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公孙元波叫一声“怪事”，左顾右盼，心想：这“人”难道有邪术不成？

若是邪术，他倒不怕，怕只怕这“人”武功太高，实在是拿

他没有法子。”

又是一阵“轰轰洪洪”的震耳笑声，在他背前响起来。

公孙元波回头望去时，那阵笑声已倏忽转到他背后。

这实在是令人既恐惧又着恼的处境。公孙元波气往上冲，厉声大喝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人在此装神扮鬼？”

震耳的笑声忽然收歇，继之而起的是响亮的话声，道：“公孙小子，你目下生气动怒有何益处？”

公孙元波抗声应道：“若果我挣不脱这等困境的话，就算生气动怒了，亦糟不到哪儿去！”

那阵忽近忽远的话声又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昔日汉高祖刘邦斩白蛇于丰沛大泽中，这一段故事天下无人不知吧？”

公孙元波大为惊奇，忖道：“这个话题转得希奇古怪之极。他为何突然提到汉高祖斩白蛇的历史故事？他是谁？究竟有什么用意？”

只听那阵声音继续道：“据《史记索隐》记载，汉高祖之剑长七尺，此说乃是引用《汉官旧仪》书的。可是《史记》中记载高祖自云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。这话则说到剑长只有三尺。我问你，汉高祖斩蛇的剑究竟是七尺抑是三尺？”

公孙元波定一定神，细想一阵，才道：“当然是三尺之剑才对。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汉高祖那时只是区区一个亭长，理应提三尺剑。七尺之剑，须得富贵之后才能佩戴。”

那阵声音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你虽是举不出书册典故，可是你以理论稽考，找出结论，比胸藏万卷读死书的人强胜得多了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

公孙元波被他这一顿赞扬，反而更感茫然，心想：“如果这‘人’用了这许多手段对付我的用意，只不过为了跟我谈谈这等闲

话，那真是天下间的奇闻了。”

他拱拱手，道：“前辈还有什么指教没有？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当然有啦！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在下在此恭听。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我瞧你是个有勇有谋的人，何以眉宇之间带有一层决绝凶戾之气？”

公孙元波一怔，道：“前辈这话怎么说？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你眉宇间的神色，就生像是打算自杀的人一样，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”

公孙元波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前辈的法眼真有洞瞩天地、明察幽冥之能，在下的确有自绝之意。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这就奇了。以你的机智和勇敢性格，怎会走上自绝之路？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当然是被人相逼的啦！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这话若不是出自你口中，我真不敢相信呢！这世上居然有人能逼得你泛起自杀之念么？”

公孙元波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假如前辈你继续困住在下，在下无法脱身，时间一久，也会自杀的！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胡说！我就算把你困上一年半载，你这个人也是不会自杀的。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在下若在从前，自然不肯自杀，但现在形势不同，很可能会自杀，只不知前辈信是不信？”

那阵声音道：“是什么形势逼得你变得英雄气短起来？老实说，我的确不大相信。”

公孙元波心念转动，忖道：“此人神秘莫测，同时单就武功来说，这等潜踪传声的神通，大概已是宇内无双的了！我何不设法求他相助，杀死所有想加害东宫太子的权阉和厂、卫的高手？”

第一步他先得知道这人究竟是谁，第二步则查明他对自己有

什么企图。然后才谈得到求人家相助。

但这个“人”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手中的这支绣有骷髅头的小黑旗。

公孙元波终究是出道未久的人，见闻有限，把手中的黑旗看了又看，仍然不知来历。只发现那一尺左右的细旗杆，可以套缩成三寸左右，他迅即把黑旗擢起，收入囊中。

□ □ □

那阵声音传入耳中，“轰轰洪洪”，道：“哈……哈……此是我昔年信物，有一段时间已不曾在江湖上出现了。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在下早已知道了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那阵声音说道，“不要吹牛，我这件信物在江湖上出现时，不要说你，连你师父大概也未曾出世。”

公孙元波道：“你如果听在下解释，就不会以为在下吹牛了。正因为我不认得前辈这件信物，所以猜想一定是近年罕得出现于江湖……”

“哦！这话有理。”

公孙元波赶快接下去道：“在下是后生小子，不识前辈信物来历，将来有人谈起，甚失面子，请问前辈这件信物一向怎样叫法？”

“这是玄天古战场森罗宫信物，世称黑旗令。令到之处，逃得快的赦命，逃得慢的处死，有敢跨越此令的人，要死两次。”

“在下孤陋寡闻，实是不明白一个人怎样会死两次？”

“哈……哈……一个人自然只死一次，但两个人岂不是就可以死两次？”

“这就对了，不过假如这个人无亲无故，孑然一身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“本宫之内，尽有一些玩意儿，当真可以教人死上两趟。你最

好相信我的话。”

公孙元波向空中拱拱手，道：“多谢前辈指教。这样说来，在下今日非死不可啦！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若是定必如此，”公孙元波从容应道，“在下便打算拣个地方，与前辈决一死战！”

他说完这话，竟然听不到回答，不觉大为惊奇起来。等了一下，忍不住高声道：“前辈，你可听见在下的话没有？在下刚才说，打算拣一个地方……”

数丈外的树木后突然跃出两条人影，都是四十余岁的壮年人，身披长衫，一个拿着钢鞭，一个拿着长剑，迅速扑来。



公孙元波一眼瞥见，已认出这两人都穿着东厂外出便服，更不迟疑，掏出了那支“玄天古战场森罗宫信物黑旗令”，拉长了旗杆，抖手打出。

这支三角形黑旗插在地上，阳光照耀下拖出一道黑影，恰像一条界线划过路面。这本是刚才黑旗令主人用过的手法，这条影子大概就是等如那面黑旗一般，凡是跨越之人，须死两次。

那两人已跨越黑旗令的影子，左边提剑的人厉声道：“公孙元波，你刚才跟谁说话””

人随声到，长剑抖刺，风声劲厉，显然打算一剑刺倒他，根本没有跟他说话的意图。

公孙元波身子微微向左方一歪，突然反向右边窜出。眼角可就瞥见那个拿鞭的人果然中计，向他右边冲扑，空出了左边。

提剑的人嘿嘿冷笑，回身疾扑，一面说道：“公孙元波，你果然诡计百出，可惜你今日已落在天罗地网之中，决计逃不出了。”

此人话声滔滔不绝，手中之剑也是招发如风，向公孙元波连

连攻击。

公孙元波闪避了四五招，被持鞭之人一夹，已不能闪逃，只好挥缅甸刀应战。

一时剑影刀光，漫空匝地，加上三人的叱喝声、金铁交鸣之声，战况显然万分激烈。

公孙元波连打量敌人的时间都没有，这是因为这两个东厂高手武功强得出奇之故。

二十招不到，公孙元波已经感到喘不过气来，百忙中偷眼打量一下这两个强敌，只见他们面目冷漠，没有表情，也没有什么特征。

这两人的武功招数，实在值得一提。那支长剑轻灵翔动，绵绵密密，乃是正宗的内家剑法。那条钢鞭风声震耳，每一鞭都挟着沉重如山的力道，大有金华祁家神鞭风味。

数丈外忽然传来一声长啸，啸声划空飞来，一条人影飒然落在大道上。

公孙元波不必用眼瞧他也能够知道来人决计不是那个“人”，因为那“人”实在是深不可测的人物，所以他出现之际，反而不会有这般显赫的声势。

最后出现的人一开口，果实证实了公孙元波的想法。只听他喝道：“公孙元波，这一次你逃得掉的话，本大人的薛字倒转过来写！”

公孙元波心头一凛，心想既然锦衣卫统领薛四爷亲自赶到，则对方“天罗地网”之言，果然不是夸口。

他至此反而雄心一振，杀机填膺，忖道：“反正我无法解救太子之难，今日借这最后机会，好歹也杀死他一两个，总算捞回一点本钱……”

薛四爷又喝道：“毕大人，关大人，这公孙元波不比普通犯人，故此两位不可避嫌退下，务请同心协力，将他当场擒杀！”

凌厉进攻着公孙元波的两人先后应了。公孙元波从他们的应声中，得知使剑的是毕大人，使鞭的是关大人。

但见他手中缅甸刀威势陡增，精芒暴涨，恰是在那毕、关二人应声之时，抢到了一点点先手，

毕、关二人被他一连四五刀，杀得步步后退。这种突然的变化，使得这两个久经大敌的东厂高手，也不由得心头震惊不已。

薛四爷怒叱一声：“大胆叛逆，还敢逞凶拒捕！”叱声中飞身扑入战圈，双掌箕张如钩，忽锁忽拿，使出一路奇异精妙世所罕见的大擒拿手法。

假如他迟一步插手，公孙元波至少可以收拾下毕、关两人之中的一个，现在这瞬息时机已经消逝，他虽是凶悍如狮虎，招招奋不顾身，但处处受到牵制，每一刀都没有法子使尽威势。

“有力难施”的确是人生之中一大痛苦，尤其是他满身的力量越来越无法发出，只惊得他那颗心都快要炸了……

薛四爷嘿嘿冷笑，双手一紧，运掌如风，十只指影总不离公孙元波手中的缅甸刀，一望而知他随时随地都可能攫下敌人的缅甸刀。



在一丛树木后面，缓缓地走出一个人，只见他身躯胖大，一袭绫缎质料的长衫十分适体，所以看起来不觉臃肿，不过他的面庞却特别宽阔肥大。

远远望去，这个突然从树木后面走出来的人，除了头上没有突出来的肉瘤之外，简直宛如画中的南极仙翁，两道长达五六寸的白眉轻轻飘拂。

他的动作很徐缓，可是才跨一步，就到了战圈切近。

薛四爷一眼瞥见，沉声道：“来的是哪一方的朋友？”

他已问得很客气，以他的身份，被称为“朋友”之人，都应该有受宠若惊之感。

只是这个仙翁似的“人”，只淡淡笑一下，不予置理。

姓毕的东厂高手立刻喝道：“喂！老兄你再不回答，那就罪同叛逆钦犯，一体诛杀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

那“人”仍然不作声。只是他这么一打扰，公孙元波得到喘一口气的机会，立刻没有那么危险了。

战圈中分出一道人影，落在那“人”身前，正是东厂的毕大人。

他长剑指住对方鼻尖，冷冷道：“好，你不回答么？”

只见对方面庞上两道雪白的眉毛无风自动，摇拂了几下。

毕大人心头一凛，忖道：“如果他的真气内力已可以贯注到毛发末梢，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。”

念头才掠过心头，只听那肥头大面的胖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小辈，连玄天古战场森罗宫的信物黑旗令也不知道，及至老夫现身，也不赶紧叩头求饶。好个没见识的奴才，老夫若让你逃出掌心，就算我几十年前的老招牌砸啦！”

他声音清如鸾凤，甚至还带一点稚嫩味道，若是不见其人。只闻其声，定必以为是个年轻人。

毕大人狞笑一声，可是色厉内荏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。

他长剑贯注功力，摆开“迎风户半开”的架式，可攻可守，以观后变。

肥头大面的胖老人微哼一声，道：“拿了把破剑，也敢在此耀武扬威！待老夫毁了你的吃饭家伙，瞧你叫化子没蛇耍了之后，便又怎生模样？”

毕大人自家也感到奇怪的是他应该发怒的时候，却好像平生从未发过怒似的，忘了怎样才是生气的样子。

薛四爷厉声喝道：“毕大人，你怎么啦？”

喝声中，但见那肥头大面的胖老人一只肥白丰腴的手掌，已堪堪搭上毕大人手中之剑了。

毕大人如梦方醒，剑势一沉，心中骂道：“我敢是昏了头见了鬼，连敌人的手掌抓到剑上，也不会闪让！”

偏偏敌人那只胖手仍然罩住他的剑刃，你沉他沉，你左他左，你右他右，反正跟定了他手中之剑。

毕大人急得龇牙咧嘴，猛可一仰身，长剑向后面一抡，心想：“这回看你老小子的手还跟得过来吗？”

念头尚未转完，那头肥大面胖老人呵呵一笑，“啪”的一巴掌打在他腆起来的肚子上。

毕大人又是一阵龇牙咧嘴，不过这回他是痛得如此，兼且心中满是后悔懊恼。因为他门户大开，还腆了肚子，白白叫对方打一巴掌，比起不懂武功之人还要离谱。



肥头大面胖老人道：“喂！小毕，这回你撅屁股，等老夫踢一脚看看……”

毕大人“唰”的一剑划去，剑光似电，心中大骂：“他妈的老小子混球王八蛋！”口中却不知怎地不敢喝叫出声。

这一剑划去，精芒电扫，凌厉之极。

肥头大面胖老人胖胖手掌一探，绰住这道剑光。那么锋快的剑刃，就是奈何不了他五只手指。

“嘿！嘿！”胖老人冷笑两声，“狐狸尾巴终究要露出来的，这一招‘划破春衫’，跟那‘割袍断义’的凶戾招数，形似而神非，分明是武当派正宗内家剑法……”

毕大人那柄剑动弹不得，但论起震惊程度，还不及对方剖理析微地说出他的剑法来历更使他凛骇些。

要知他虽是出身武当，但从开始时就处心积虑地遮掩起武功来历，煞费了一番苦心，十余年来，大小百余战，还无人能窥破他的武功招数，甚至连自己人在内亦不例外。然而这个胖老人神

奇莫测，处处透出十分惊人，仅仅一招，就把他的底牌给翻出来，叫他如何不惊？

在心慌意乱中，他猛力一挣，忽觉剑上一松，接着一股力道压上剑身，他登时转风车般疾旋一匝半，恰好是屁股向着敌人，还当真是微微掀起。

胖老人呵呵笑声中，一脚踢中这个摆好姿势的屁股。毕大人向前一抢，一口咬了满嘴泥沙，鼻子也破了，俯仆在地。

那肥头大面胖老人左脚一起一落，踏住毕大人的屁股，口中说道：“孺子可教，叫你撅屁股挨一脚，果然照办不误，孺子可教也！”



薛四爷做梦也想不到东厂有数的高手毕大人，连一招也够不上就被整得趴在地上，他权衡轻重，不敢怠慢，跃出了战圈，口中喝道：“关大人，公孙小子交给你了！”

关大人应道：“行，四爷您放心。”

薛四爷皱皱眉头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我薛秋谷虽然知道您神功绝世，乃是数十年前名满天下的人物，可是今日是奉旨捉拿钦犯，不敢后退。”

胖老人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啦？不用真才实学，却拿皇帝老兄来唬人是不是？”

薛秋谷道：“薛某不敢。老前辈若是替别人想想，就必能体谅我们当差的人的苦衷。”

胖老人双眉拂动，冷冷道：“你讲话的本领比动手大。老夫不跟你嚼舌头扯谈。哼！你大概也听过老夫之名，不过呢，心中总以为是过气人物，不必太重视，所以没有放在心上。老夫不妨告诉你，若是你师父穿云透雾六甲手袁子健在此地的话，他老早就屁滚尿流地跪下，口中流水价的直叫老五爷了！”

薛秋谷面色大变，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哼哼！小薛哥儿，你口口声声老前辈，自以为很有礼貌，已经很礼贤下士，也已经很识相识大体，深信这个称呼绝不会出纰漏了。谁知大大不对。这句称呼，适足以见得你不深知老夫来历。袁子健居然敢不把老夫之事向你叮嘱告诫，合该少去一个徒弟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薛秋谷心绪虽乱，口音未失，应道：“但是……老五爷呀！先师震于您老人家威名，不敢多提啊！就算有罪吧，也是情有可原，对不？谁叫您老人家威名这么盛呢？”

他的话句句是明着争辩；暗中捧拍，叫人听了十分受用，果然不愧是做大官的材料。胖老人仰天一晒，道：“姓薛的，你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可惜老夫已经是老得成了精的人物，你的花言巧语，只好向别人施展，来到老夫跟前，一钱不值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脚下的人开始哼哼唧唧地呻吟起来。

原来刚才一脚踏落在毕大人屁股时，脚板底内力涌出，登时闭住他的穴道，现在又发出内力一震，便解开了穴道，故此毕大人得以呻吟出声。

薛秋谷乃是大行家，见他从脚底涌出的内力收发自如，轻重由心，简直比旁人真正用手还灵光些，不由得又是一阵凛骇。

胖老人道：“姓毕的，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吧！”

毕大人呻吟声立刻停止了。胖老人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姓薛的，轮到你了！”

薛秋谷见他杀人不眨眼，情知此老的确心狠手辣无比，讲什么都没用，当下更不打话，右手一晃一劈，左手却如闪电般抓拿敌腹要穴。



胖老人一吸气，身子缩退了两尺有余。